

童月·作品

我，天使，没有翅膀

I
Angel

There is no wings

就像所有童话故事结局，
美好完美——但结局后面的东西，
迟早会到来。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, 天使, 没有翅膀 / 童月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12
ISBN 978-7-229-00220-6

I. 我… II. 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5897 号

我, 天使, 没有翅膀

WO TIANSHI MEIYOU CHIBANG

童 月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策 划: 广东宏图华章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潘小蔚
责任校对: 谭艳莹
封面设计: 余一梅
版式设计: 刘耀军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×1240mm 1/32 印张: 6.25 字数: 146 千
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引 子

假如。

假如你确知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十分钟，你会用它来做什么？

假如，假如你们，你们是曾经深爱过的一对恋人，而现在爱的记忆已被咒怨污染过，你们的关系甚至还不如陌路人。

你们，又将做什么？

我在树梢上飘行，来到一块林间空地。几棵树前后摇摆着身体，让我想起飘行在海面上时所见到的海洋植物。

一个女孩和一只名叫 Ben 的狗，坐在林中的秋千架上，一动不动，反射着月光，如两只已被生命遗弃的白色贝壳。十分钟后，她的生命将启程，却不知道目的地是天国，还



是地狱。

在吞下那些白色小药丸之前，她把记载着幸福时光的照片彻底毁掉。那些一次性成像的照片，坚韧如牛皮，只能剪碎。最后一张照片上的日期是三个月前，那时她依然留有二十三岁的容颜，看上去和他是那样的般配；而今，见到她的人都说她足有三十三岁。

她迫不及待地想走，因为明天她的面相也许就有三十四岁了。想来三十四岁或许只比三十三岁多一条皱纹吧，但这样的爱是过一天错一天，她无力忍受又一天的煎熬。

衣物收拢成几个大袋子，交给做清洁的阿姨；房租放在门厅；一些细细碎碎的东西——幸运草图案的水晶花草茶壶、紫色心形书镇，依然留在原来的位置，也许之后的房客会喜欢。

来到他们以往约会的地方、吞药、最后一次给闹钟上好弦，她的生命还剩十分钟。

十分钟，她和他的苟延残喘。

他迟到了一分钟。

十分钟的最后生命，一分钟用于等待，一分钟用于哀求——抱紧我，好吗？八分钟，是一方的不知所措，另一方拼死挣扎的拥抱，中间隔着爱的残骸。

我确信，她拥抱他时的体温是 38℃，如果持续二十一



天，能让雏鸽破壳，却无法让爱起死回生。

她不停地说，绝望地说：“你还记得吗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第一次牵手，第一次拥吻，第一次裸身相对，彼此交付……”

我知道，她是在寻找天堂的入口。我曾对她说过，所谓天堂，无非是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。若在临死时所眷恋的尽是美好，灵魂所到之处必然是天堂。

人时已尽，来接领他们的死亡天使已在树梢等候。当闹钟的秒针跳过最后一格，他轻盈地从树上飞下来，帮助灵魂从躯壳中离开。

我沿着树干慢慢滑落，从长椅上捡起闹钟。她的灵魂如今已恢复了二十三岁的真实模样，平静地看着我。

我轻叹：“你又何苦，只消把闹钟摔碎，你就能恢复青春，还有几十年寿命可活。”

“可是，他不爱我，从此人生苦长，长到让我不耐烦的地步。”

“同归于尽又如何？你们不会在一起，你会入地狱的。”

她看我的目光中忽然有了怨恨：“若你没有送我这只闹钟，当时我就和他同去，应当能去到天堂，我们本来有一大把幸福记忆的。”

她将入地狱，不是因为自杀，而是因为，她的最后时



光太过悲伤。她那样执拗地试图唤起他的记忆，而他只是沉默。

这世上，最孤独可怕的，便是得不到回应的呼喊——无人接听的电话、永不回复的短信、查无此人被退回的邮件……他就在她面前，却不肯以一个字的回答抚平她内心的煎熬。

上帝对世人尚有三种回答：Yes or No or Wait，而他只是沉默。

他的灵魂离体后，躯壳瞬间变得冰冷，布满皱褶，如同在冰柜中躺过三个月。三个月前他就该在一次车祸中死去；能够继续存活，只因她以爱，把自己的生命转存于他。

而他不再爱她了，就这么简单。

片刻后，她问：“那么……他呢？能到天堂吗？”

他将被引渡的地方，远比地狱恐怖。因他到死也不知道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为何，因此，他要在上帝面前翻检一生，把所做之事统统回放。

不要以为这很轻松，若是你，可有勇气？

死亡天使携他们的灵魂远去。那只狗，看不到灵魂和天使，但感觉得到，此时突然狂吠起来，追赶着。空地外便是铁路，银亮的轨道一直延伸到远处。一辆火车开来，隆隆的声音过后，灵魂留下的最后气味逐渐消散，Ben 再



也找不到她的痕迹，伏在轨道边呜呜哭泣。

我拿起闹钟。记不清这是第几十次，它又回到我手上。

这是一只魔法闹钟，能把一个人的生命转存到她所爱的人身上。

只不过，爱若到了甘愿为人付出生命的地步，带来的泰半是悲伤。我曾把闹钟给过几十个痛失所爱的人，于是，几十份的悲伤绝望积在闹钟上，握在手中，它有种彻骨的寒冷。

我慢慢向树林深处走去，Ben 又开始追赶我，也许是追那只闹钟罢。它撕咬我的影子，却发现空无一物，疑惑地停了下来，最终还是转回去，舔她那早已冰冷的脚踝。它以为，一点温暖就能让人复活。

树枝刮擦着我那唯一的翅膀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后来我知道那叫做“痛”，属于人类的保护性体验。



一、天使没有翅膀

我是一个天使，残疾的，生来就没有翅膀。

在天使的世界中，小天使的降生未必是件开心的事。因天使的职位有限，若有一对相爱的天使，决定像人一样制作一个“融一半你，融一半我”的婴儿，其中一个，必须在那小天使六岁生日时死去。当然，死亡并不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了，他可能变身为一个人、一棵树、一只鸟……只是，你可能用尽一生遍寻世界也找不回他。

实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，我生来就没有翅膀。

我确信，这不是对罪的惩罚，而只是上帝的安排。上帝的旨意必然是美的，但我们总是不到最后就看不清楚。

父母唯一的罪就是他们爱得太深。

成年之前，小天使们羽翼未丰，翅膀只是两片薄如蝉翼的膜，近乎透明，平摊开来，隐约可见上面青色的血管



缠绕，尚无法御风而行，但它们是乘着歌声的翅膀。

小天使们最喜欢的游戏，就是寻一处有歌声的地方，舒展双翼，任凭旋律把自己托起又抛下，咯咯的笑声从早传到晚。人们听来，只以为是天籁。

那些即将死去的天使父母站在云端守望，担心哪一个高兴过了头，飞到塔尖、树梢上，不料想歌声骤停，无法飞下来。

去日无多，那些天使父母的笑，再美都带着忧伤。

而我，永远是被父亲抱在怀中，站在云端观看的那个。

父亲在他离去的前夜，送我一只翅膀，与我的年龄不相称地大，几乎可以当做一幅披肩裹住整个身体。他说，母亲会为我找到另外一只。

他与母亲告别时，我听到他叹气：“可是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关于翅膀，上帝是否喜欢我的做法。”

他与我告别，说：“若你到人间，无论碰触到什么东
西，有心痛的感觉，那就是我了。”

我问他什么叫心痛。

他只说，有一天你会知道。

父亲消失后，母亲又为我找了两年的翅膀。之后，她倦了，恰逢邻居夫妇想要孩子，她便自告奋勇离去，腾出一个天使职位。



临走，母亲送我这只闹钟，说：“当你成年，可以派驻人间，若看到那些失去爱人而痛不欲生的人，给他闹钟。”

“之后呢？”

母亲说：“若他真的爱到极点，他会把自己的生命转给所爱的人，不求回报，至死无悔。”

“再往后呢？”

母亲迟疑地看着我的眼睛：“他的灵魂就属于你了。”

“我要那人的灵魂干什么？”

“到那时你就会明白吧。说太多，只怕会给你带来心理负担。说实话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们所做的，上帝是否喜欢。”

母亲也消失了，我成了孤儿。

我病了一场，当然不是世人的发烧流涕，而是忽而心像是被什么狠狠地捏了一下，忽而想大喊大叫，砸碎什么东西，忽而轻松得想飞，心脏那个地方，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地开放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就是世人的情绪。

天使生病，病毒就是人类的情绪。据说最基本的只有六种：愉快、生气、伤心、惊讶、厌恶、恐惧，其他的不过是这六种的不同变化，或不同组合而已。

你已经看到了，情绪中正面的成分微乎其微。



成年后，父亲送我的翅膀长出雪白的羽毛，伸展开来足有一米多长，由于很轻，不过二十八克，走路时基本上不会不平衡。

我得到一份清闲的工作，分管一个沿海城市的“失梦招领”工作。

人们喜欢做梦，但更喜欢遗忘。我的职责就是捕捉那些被遗忘的梦，等待有一天，梦的主人突然想起，竭力寻找，我再把梦交回。

捕梦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要找一个完整无缺的蜘蛛网，小心翼翼地把业主赶走，用绣花撑取下，才能制成一个捕梦器。要在凌晨时分出发，徘徊在住宅区，多有老人小孩的那种楼盘最佳。往日捕梦需大雾天气，因为梦似肥皂泡，若是天干物燥，几秒钟内就会变成地上的一个淡白印子。有时早起或夜归，行走时听到地上“吱哇”一声叫，你以为踩疼了别人的脚印，其实是踩碎了别人的梦。这个城市有的季节少雾，只有灰突突的霾，我便随身携带加湿器，在城区游荡。

在天使听来，夜的声音层次丰富，能听到梦中呢喃、爱欲交织。时时有小光点从窗口飞下，一路变换赤橙黄绿的色彩，那就是梦了。有的梦太浅，未等落地就已破碎；有的，又被夜鸟、昆虫当做玩具戳破。



猫是我的敌人，经常在我挥动捕梦器之前，便抢先把梦吃掉。因为猫没有梦，做宠物做久了，暗暗染上人的习气，想拥有人的一切，便吞掉人们遗忘的梦，这样下次入睡时就会做梦。但一不小心就会吞掉噩梦，所以当下城市宠物诊所多开办心理科，以应对在噩梦中抓狂的猫咪。

捕回的梦储存在蜂巢中，一个六角形的巢刚好容下一只，就如移动硬盘，再联接上类似人类计算机的东西，便能检索。

失去一件东西，不在你丢失它的那一刻，而是在你意识到它不见了的那一刻。在夜晚消失的梦里面，有多少人一生的愿望；但醒来，他们却只觉若有所失，不知道自己忘记的梦有多珍贵，自然懒得寻回。因此，我那里总是门庭冷落。

何况，人在清醒时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我的办公室，唯有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曾经失去，在长夜痛哭之后入睡，才能在梦游状态中找寻失梦。

有时，人在梦中会有似曾相识之感：这梦境我来过哦。其实，此时他一只脚已踏入我的办公室，但人们总是在此刻惊醒，无法真正寻梦。

工作清闲，我就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游荡。一来寻找父



母，二来寻找那些如沈万三的聚宝盆般源源不断地复制爱，却痛失所爱的人，借给他们闹钟。

我在人间已有十多年。我的手指触摸过无数的人、树木、飞鸟，却再也没有过那种心如被冰凉的手指紧紧捏住一般的心痛的感觉。

父母来到人间，如同一滴水落入大海，不见了。

我也找寻到无数渴望付出爱的灵魂，把闹钟给他，让他的爱有所凭借。然而，一旦付出而得不到回报，爱注定变质。

我看着一对对爱侣，明明可以在爱到顶峰时死去，却毫不犹豫地接过闹钟。

他们的结局无非两种：

摔碎闹钟，杀死那个曾发誓陪伴一生，却不再爱自己的人，重新拥有青春和几十年生命；

自杀，反正离世的那刻，负心人也将一同上路。

这种延长了的爱如同——

送别时哭也哭过，抱也抱过，情话说尽，却被告之列车晚点三小时。那度日如年的三小时；

躲过了采摘，一直挂在树梢上，经日晒霜打冬雪掩埋，完全干瘪的果子。

我却不懂得收手，一次次看着闹钟把爱变成不堪。

我不知道，母亲让我寻找的那个不求回报、至死无悔



的灵魂究竟存不存在，而找到他，又有何用处。

我只知道自己如同上瘾，欲罢不能。

在今夜，又一对恋人以死亡证实，不求回报的爱不可能存在。我甚至不晓得他们的名字，只以“他”和“她”来替代。但十几个小时过后，我将遇到那个能破解闹钟魔法的女孩。

她叫卫嚶。



二、在你的瞳孔上照见我

第一次见到卫婴，我没想到，这样的女生也会恋爱。

她是农业大学兽医系的大三学生，来学校附属的宠物医院实习。

忘了说，我的“失梦招领”办公室，物理地点就在这里，与一间候诊室重叠。

这是我特意选定的。我喜欢怀揣闹钟在校园里游荡，寻找合适的实验对象，因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新鲜的爱情，因只有这个年龄的人才会把爱情视作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，才会以为生命完全由自己支配，随意挥霍一般赠予他人，甚至强行派送给所爱。

存，为，爱。

当然，人们看不到我，如果我没有打开连接两个世界的“节点”。



有时我会在白天打开一小会儿，我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和动物晃来晃去，穿过装梦的蜂巢时，就像全息激光幻影投在上面一般。

其时她正在专心对付一只挂在空调机上的猫。那是只漂亮的小虎斑，不到一岁的样子，雌性，被主人送来宠物医院做绝育手术。因恐惧，在空调上不肯下来。

她用了逗猫棒、妙鲜包、猫薄荷，甚至一只壮硕的大公猫，想诱惑它下来，均告失败。猫主人急着把它揪下来办入院手续，这卫嚶，便擦了几张凳子，也不用人扶，用了蛮力踩上去。

“没有恐高症，倒是块做天使的好料呢。”我暗想。不瞒你说，天使中真有得恐高症的。云霞满天时还好说，能假想自己踩在地毯上；一旦风吹云散，缝隙中露出远远的山峦河流，那天使便吓得一头栽向地面。这种天使，只能像我一样做做地面工作，我们模仿人间的叫法，称之为“地勤”。

想不到，那只猫死死抓住空调外壳，卫嚶一发力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人、猫、空调外壳、一把椅子两张凳子，统统倒在地上。小虎斑似乎吓呆了，居然没有趁机逃跑，卧在她胸口上一动不动。

我以为她要 and 猫一起动手术，可半分钟后，她便哼唧



哼唧地爬起来了。此时我才看清她的模样：小巴掌脸，一头乱七八糟的短发，像菠萝，眼睛却是黑如点漆。当时我便想：有机会我定要在她的瞳孔上照照镜子。

人间的镜子照不出天使的模样，唯有瞳孔能让我们看清自己。但麻烦在于，当你逼视一个人间生命的瞳孔时，他也看到了你。

当时，我便在猫的瞳孔中，看到自己嘴角上扬，牙齿微微露出。那种表情，人类叫做笑。

若有其他天使见到我，定然说，你病了。我说过，喜怒哀乐都是天使生病的表征。

可是我喜欢。

第二天，猫手术罢，打点滴。通常它们不会老老实实躺在床上，这卫婴就像抱小孩一般抱着它，乱七八糟地哼着一些听不清词的歌。等主刀医生，也就是她的实习指导老师陈剑南走过，她便扬声抗议：“你好变态，一刀夺去人家的性权力。”

陈剑南五十多岁的样子，似乎习惯了她的口无遮拦，说：“这世界上哪有占尽便宜的事情？这猫，吃进口猫粮，喝农夫山泉、伊利牛奶，连老鼠都不用捉，还能不付出点代价？”

